

红蓼摇落始知秋

谢光明

一直以为大地是阳刚之气的男人，山脉是强劲的骨骼，土地是健硕的肌肉，默默为我们奉献丰富的物产。其实大地更像是一位爱美的女性，河流是明眸，花木是衣裳。眼前，低洼潮湿的鱼塘里，大片蓼草在柔柔的夕阳下，开着密密麻麻浅红色的蓼花，微风里荡漾着一波一波红晕的涟漪，如梦似幻。

蓼草并不陌生，我们当地人叫它“辣草”，有一股辛辣的味道，是小时候最印象最深的几种植物之一。盛夏时节，经常看到大一些的孩子，从口袋或书包里掏出青苹果似的青果子，“咔嚓咔嚓”地吃，津津有味的样子十分馋人。原来他们吃的是青柿子。我忍不住也跑到后山去偷几个柿子来吃，吃得口腔发麻，说话含糊不清，才知道青柿子有毒，是不能吃的。后来发现，大孩子的青柿子是用蓼草腌过的，就是将青柿子和蓼草放入竹筒，加盐，压实，浸水，盖严，一周后即可食用。腌过的青柿子，吃起来虽然没有秋后熟透的红柿子那般甘甜，但不麻嘴，咬起来还真像吃青苹果一般清脆，别有一番滋味。正好家门口有一大块废弃的鱼塘，鱼塘里长菰之下是蓼草，两种植物和睦共生。此后每年夏天，我都会自制青柿子，对蓼草自然也越来越熟悉。如今，无论身在何处，看到蓼草那淡红色茎叶与花儿，便会不由自主地勾起童年回忆，倍感亲切。

“梧桐落，蓼花秋”“秋水鹭飞红蓼晚”“数枝红蓼醉清秋”……古人留下过许多吟诵蓼花的诗句。我中学毕业后，离开学校，跟着父亲回乡务农。再看见田间地头，河畔沼泽，处处丛生的蓼草，已没有了童年腌柿子的兴趣，但对蓼花却格外喜欢。天气炎热的仲夏，难得能看见几枝自然的花朵点缀苦闷的日子，而不起眼的蓼草却奇迹般地在这个时节开起花来，这也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即将到来。蓼花稻穗般的花序，婀娜纤细的茎秆，如身材高挑的舞女，款款弯动腰肢，不知不觉醉了人。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，农村开门见山，没多少田，山林倒是不少。家庭经济收入除了春季的茶叶，就是山上的木头。父亲个子小，是个出色的伐木工，他砍的树听他的话，让树往东倒树绝不会往西倒。一把斧头一把锯陪伴父亲一生。其时的我，虽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空有一身蛮劲，砍起树来十分外行，就连毛竹都不听我使唤。最后那一斧头，倒下的大树复仇似的向我扑来，吓得人心惊肉跳。务农绝非一件简单的事，不比读书容易。

伐木容易搬运难。砍下来的松树和杉木，铲去它的树皮，烈日暴晒后，要将它们搬运到马路上去。此时，父亲身材矮小的缺点就凸显出来，他一个人搬不动，与人合作也吃亏，两人扛木头，重量朝低处压。总之每次收工回家，他先靠在椅子上发一会儿呆，一动不动。他每晚喝一小盅散装白酒，说酒活血散瘀。有时天气变化，父亲肩膀、后背和膝关节痛的无法入睡，因此他常挖苦自己，说他的身体比天气预报还准，知道什么时候要变天下雨。有一次，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一个偏方，挖许多蓼草根回家，一部分洗净晒干后储藏起来备用，一部分泡在酒里，说蓼草是一味极好的中草药，要是早知道，就不至于受这么多年腰酸背痛的罪。事实上蓼草的功效微乎其微，父亲身体该疼的时候还是很疼，到了晚年更加明显。

父亲老了，不能上山下田，在家里闲不住，前几年将那个废弃的鱼塘种上更多菰，引进河水，想养点鱼虾什么的。可是鱼塘渗水严重，立秋后水塘就会枯竭，成为沼泽。前日再陪父亲回老家，水塘里茭白没有，全是蓼花，密密麻麻。父亲躬身望着这片熟悉的蓼花，没有说话。我的目光，穿过父亲白发苍苍的背影，看到蓼花依然美丽如初，像少年红润的脸庞，在秋日暖阳的映照下，如梦如幻，美极了。



西瓜记

李晋

西瓜不只西面有，暑热天的集市上，东南西北方位都有西瓜售卖，或板车，或三轮车，或卡车，车上西瓜左右挨着，上下堆着，一片青绿，绵延起伏。在瓜“山”面前，往往会放置一剖开的西瓜，红瓤黑籽，很是诱人。

买瓜者从中挑起一只西瓜，用手指在瓜上轻弹几下，发清脆音为生瓜，发沉闷音为熟瓜。这种方法不可能百分百的灵验，于是，有买瓜者便要求当场验瓜，一刀“咔嚓”下去，红瓤白瓤，立见分晓。有更细心的妇人，觉得瓜熟不见得甜，故要求卖瓜人用小刀在西瓜上剜出一个连皮带瓤的三角块出来，给旁边的孩子吃一口，听到说“甜”后，满意掏钱。

没有西瓜的集市，似乎就少了市井气。没有西瓜的夏天，似乎就少了凉爽气，岁月里也就会失去很多乐趣。

冰箱、空调还未普及的时候，西瓜绝对是抗暑的“法宝”。中午买一只西瓜，浸泡在井水中，晚饭后，洗完澡，取出西瓜，一刀切两半。再到屋外放置一凉匾，坐在里面，取一半西瓜，用勺子挖着吃。嘴里甜丝丝的，喉咙里湿润润的，轻柔的凉风从脚板升起，冲挤出积聚在体内的暑气。西瓜浸井水后食用古来有之，明人张宗子《陶庵梦忆》中有“乌龙井水，水凉冽激齿。下午着人投西瓜浸之，夜剖食，寒栗逼人，可饕三伏。”

张宗子的文字，精简得像是无籽西瓜，内中绝不会有多余一字，这是功力，这是气度，这是穿越古今的经典，以阅读的形式缓缓汇入我们的精神河流，灌溉着我们干涸的心田。

豆花村里草虫啼

吕雪萱

豆是攀藤植物，所以需要篱架支撑。豆为一二年生的蔓性攀缘草本植物，每在节处有两片翼般的叶片，其余为羽状复叶，末端小叶变态形成卷须。

豆花是从茎的两端长出，花形不大，状似蝴蝶，前两瓣较小，色深艳丽，另两瓣如蝶翼般，形状较大，颜色较浅，且有明显的深色斑纹，花期三~七个月，开花时甚是典雅美丽。

南宋诗人翁森在其《四时读书乐——秋》中说过，“昨夜庭前叶有声，篱豆花开蟋蟀鸣”，可见，也有豆科是在秋天开花的。

豆花与其它花卉比起来，并不起眼，可你仔细观察，会发现豆花其实具有非常迷人且典雅的色泽与体态。不管什么季节，乡间小路旁，篱落一小角，总能瞥见这些淡紫或淡红或纯白的小花朵，怯生生地抖动在晚风里，让人一见难忘。因此，历代田园诗人或画家，非常喜欢以豆花入诗或入画。

陶渊明有：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。衣沾不足惜，但使愿勿违。”这里，种豆是归隐的象征。

唐代李郢的《立秋后自京归家》：“篱落秋归见豆花，竹门当水岸横槎。松斋一雨宜清簟，佛室孤灯对绛纱。尽日抱愁跼似鼠，移时不动懒于蛇。西江近有鲈鱼否，张翰扁舟始到家。”“篱落秋归见豆花”，明显地把豆花作为家乡的象征，而且想学张翰，一想到故乡美味的鲈鱼，便

近来西瓜多见，并已难觅，只好把西瓜放冰箱里存放后食用。父亲喜欢以冷藏后的西瓜下酒，瓜切开后，撒一把白糖，白公子牵手红小姐，在绿树围成的环形墙里私会拥抱。挖一口西瓜，喝一口酒，高度白酒似乎成了米甜酒，甜牵着蜜自口入腹，生活处处甜蜜蜜。

西瓜很少拿来做菜肴，我吃过唯一西瓜菜是西瓜排骨盅，拳头大小的西瓜，瓜皮上雕刻着福禄寿喜等字，挖空瓜瓤的瓜内放着排骨、虫草参、枸杞炖成的汤品，端起来，轻抿一口，醇厚的荤香里有西瓜微微的香，宛如混沌夜色中的一轮皎月，照亮了味觉的一片光明。

西瓜里蕴含真知，需有心人打捞。历史上有“西瓜联”：坐南朝北吃西瓜，皮向东甩；自上而下读左传，书往右翻。

作者传为宋名士苏东坡或明才子解缙，具体是谁，有待考证。



处境(漫画) 杨树山 作

辞官归去的潇洒。

唐代陆龟蒙《江南二首》之二：“村边紫豆花垂次，岸上红梨叶战初。莫怪烟中重回首，酒家青紵一行书。”村边紫豆花，描绘的正是江南乡间景物。

我曾见清朝篆刻名家汪成先生刻了一方“豆花雨后轻阴”的印章，印文句子出自宋代吴元可的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一词：“更不成愁，何曾是醉，豆花雨后轻阴。似此心情自可，多了闲吟。秋在西楼西畔……”豆花雨，说是初秋稍带凉意的雨，雨后天空阴霾稍减，所以轻阴。正是“已凉天气未寒时”，是令人感觉非常舒适的季节。

宋代孟淑卿《秋夜》诗说：“豆花雨过晚生凉，林馆孤眠怯夜长。自是愁多不成寐，非缘金井有啼蛩。”在这么舒服的季节，如果还是“林馆孤眠怯夜长”，那必然是“愁多不成寐”，如何能怪别人？

宋代张良臣也有句：“昨日豆花篱下过，忽然迎面好风吹。”这种心情自是愉悦的。

清朝丁敬先生在他七十一岁的时候刻了一方印印文是：“豆花村里草虫啼”。而印的边款是这样刻的：“达夫先生自题《秋艇载诗图》有：‘一路长吟谁和，豆花村里草虫啼。’深得唐贤三昧，当与南村素心人共相欣赏，因以石章仿汉人刻铜法赠之，亦印林佳话也。丁敬身记，七十一岁。”

丁敬先生说，句子是引用达夫先生题自家画句，“一路长吟，只有豆花村里的草虫啼声与其应和”，一派既悠闲又静寂的乡间步调，“南村素心人”则引用自陶渊明的《卜居》。

我近日画了一幅《豌豆花》，配以鹧鸪，除了我画盛开的豆花之外，似乎是应了明朝孙承恩的《山门》一诗的内涵，顺便抄录以饯读者：“山门落日望江干，云树微茫晚色寒。欲向东风歌一曲，鹧鸪声里豆花残。”